

緬北之戰

黃仁宇著



行印局書

黃 仁 宇 著
緬 北 之 戰

大 東 書 局 印 行

更河上游的序戰

各位看地圖，知道印度沙的亞以南和孫布拉蚌以西有一段地區，上面蓋滿了重重疊疊的高線，又點遍了圓葉樹的記號，國境線到這裏就斷絕了。這裏是屬於中緬未定界的地區。我們稱之爲野人山。顧名思義，大家都可以想象這是怎樣的一塊蠻荒野地。

這裏的樹林，綠得發青，又青得帶腥。在樹林裏面，只聽得山下急流嘩嘩作響，枝葉叢裏的昆蟲鳥獸各發妙音；此外就不知天昏地暗。山洞門口有時伸出一個蛇頭，頂上樹起紅色之冠，當牠張開血盆大口長吼一聲時，心雄萬夫的壯士也不免望而却步。在這樣一個馬爲却行人爲涕下的絕域裏，我們的「國立」部隊，正在以刺刀與手榴彈，寫着一首血的史詩。

「國立」部隊是去年在緬甸山谷裏五月長征的精銳。他們的足跡曾遍涉伊洛瓦底江和更的宛河的南北。一年以來，馬更肥，人更壯，兵器愈犀利，鬥志愈旺盛。十月廿八日，他們奉了統帥部的將令，爲了保護「東京路」，決定予敵人以無情的打擊。

十月二十九日，他們擊破了敵人的抵抗，進入了更的宛河上游諸流匯合的地區；佔領了被敵人佔領了一年多的新平洋，和泰洛西北的戰略要點瓦南關。捷訊傳來，中外歡頌。

就在這時候，敵人利用後方聯絡的便利，由加邁以南運到了大量援軍，以及迫擊砲和野砲，使他們在人員與火力兩方面都佔優勢，但是「國立」部隊仍以高度的犧牲精神，和精練純熟的技術，發揚着中國軍人既堅且韌的特性，與敵人奮戰。

十月三十一日，十一月二日，十一月初十日，都是短兵相接，前仆後繼，血滿溝渠，天驚地震的日子。主要的戰鬥發展於大奈河及大龍河的交匯線，以及以北的于邦和臨濱。每至機關槍與迫擊砲和奏，山鳴谷應的時候，我忠勇將士無不視死如歸，裹傷猶戰。激戰至十餘日，不僅敵人企圖消滅三角地區的我軍未能達到目的，反而將新平洋的外圍據點如臨濱，沙牢等地讓給了我們。檢視戰場，屍填丘壑，血洒荆棘，敵我的損害均重。但是我軍佔領了橋頭堡陣地多處，在三角地區的脚跟就站穩了。

敵人在右翼既無進展，又打算在左翼佔領一兩座高地，以便威脅我軍側背。自十一日起，由津川直志少佐親率敵軍五百餘人，由泰洛北犯，猛攻瓦南關以南我軍陣地。豈知出馬不利，十一日敵軍一百六十餘人輕率北進，我道路伏擊隊僅以一排兵力前後左右夾攻，大部敵人應聲而倒，僅餘少數倉皇遁走。從此敵人北望踟躕，此身正在深淵，前進一步便是死所。而我軍則在掃除戰場，計算鹵獲，增強工事，預備敵人再度來犯。

不出所料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直至十六日，敵人都再三北犯，這是一幕既悲且壯的戰

門。我軍居高臨下，敵人你儘管來，只要你們繳納死稅。幾次敵彈命中我陣地，爆音，破片，烟硝與血肉在叢林裏面飛舞，可是我們戰士無所動乎中。至十六日，僅以敵人遺留在我陣地前的屍體而論，就達百餘具，裏面經隨身文件證實的軍官，有荒木中尉與山下大尉。後者經查爲敵人在此方面機關槍中隊的中隊長，即此一點，可見戰鬥之激烈。在此次戰役中，各單位士兵能夠勇敢沉着，奮勇抗戰，已經高級司令部傳令嘉獎。而我趙振華上尉在混亂中仍然精細指揮，奮不顧身，洵屬可貴。

十六日之後，敵人在右翼方面得到增援，戰事的重心又返該翼。二十二日敵人以山砲及迫擊砲向我陣地猛烈射擊。入夜敵人由加任方面偷渡成功，使該方面我孤軍陷於苦戰。但是敵人並沒有得到甚麼。敵人渡河西北犯的部隊達五六百左右。臨濱之圍，達四晝夜。我少數官兵曾忍過砲擊，拚過肉搏，修過工事，挨過沉寂，血汗交流，從無休歇，至二十六日始得解圍。而敵人早已損害慘重，既不能攻，又不願退，徘徊悵望於我軍陣地前的死人堆裏……

十二月之後，天候轉涼，白晝更短。我前方戰士的挺戰却愈加興奮，而戰果也一天比一天豐碩。十二月一日臨濱之戰，我小部隊被敵砲集中射擊達六小時，又被數倍之敵三面圍擊，從午前十一時戰到日暮，我軍斃傷敵百餘人，檢視我軍，戰死及受傷者不過十數人。于邦我軍，從十一月二十三日獨立作戰以來，至今近月，被敵包圍達十餘次，敵人不過圍着村前

村後灑了一道血的圓圈，青天白日旗下的陣地屹然未動。在這些創造光榮記錄，樹立優良傳統，發揚民族精神的戰鬥裏，李克己少校和劉景福上尉都卓著功勳。

截至目前為止，敵人已經再竭三衰，日來每次潛行退後幾百公尺，輕輕掘着急造工事。

戰友的屍骸，鮮明刺目的日章旗，和整件的兵器……都聽任縱橫擱置在這座陰森的原始森林裏……

在山崗上，在大樹旁，在灌木叢裏，在村落邊際，「國立」部隊的壯士，却重新準備刺刀與手榴彈，準備寫完這首血的史詩。

(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寄自印度)(十二月卅一日大公報)

緬北的戰鬥

叢林內的陣地攻擊

我駐印軍在緬北的戰鬥，經過去年十月與十一月的艱苦支撐，終於達到了爭取時間掌握主動的目的。最近胡康河谷在風和日暖的條件下又度過了一個新年，我忠勇將士也一鼓作氣

的在大森林裏突進四十哩。俯視戰迹，尤其追念臨濱于邦我少數部隊困守孤村的精神，令人可泣可歌。戰綫向南推進以後，士氣愈爲旺盛。無論在殺傷，鹵獲，以及戰術戰略的成就上講，都可以打破紀錄，樹立新軍的優良傳統。

臨濱于邦我軍之完全解圍，開始向敵人轉移攻勢，始自聖誕前夜。我××部隊派遣的掃蕩隊，經過精細的搜索和嚴密的部署，毅然向村莊西北敵中村中隊衝擊。這一場戰鬥，每一呎吋的進展都是披荆斬棘和冒險犯難：在一片陰森的原始森林裏，上面有敵人以鋼板構築的鳥巢工事；下面有俯拾皆是的觸發地雷；部隊散開之後，前後不能兼顧。但是我將士顧念戰友的艱難，賦于本身任務之重大，仍然在敵人火網之下步步躍進。機關鎗永遠是那麼喋喋不休，迫擊砲一聲聲狂吼，偶然一陣地裂天崩，接着煙飛樹倒，我汗流夾背的將士却仍然前仆後繼的一貫突進。二十四日午後，兩軍相持未決，各單位幹部親持衝鋒鎗，作爲士兵楷模，在隊伍之前以火力指揮。入夜之後，依然衝殺未已。聖誕日黎明，各班排相繼接近敵陣，手榴彈與擲彈筒發揮威力，戰鬥更趨激烈。一直戰至午前十時，鎗聲較稀，掃蕩隊突入敵陣。荒草叢裏，到處籠罩着一層煙硝與灰土，縱橫僵倒的都是敵人遺棄的屍骸，裏面有中隊長中村大尉等官長四員。鹵獲的戰利品有重機關鎗兩挺，步鎗二十八枝，指揮刀和未用的地雷多件。這次戰鬥不僅使獨立作戰的部隊出圍，而且使我軍掌握着主動權，開始了以後方興未艾

的攻勢。

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掃蕩隊以新勝的餘威攻擊于邦主陣地。我礮兵隊在這次戰役裏發生了很大的功效，幾乎像挖泥機樣把敵人陣地翻轉過來，又以樹桿泥塊和灰土替他們造了一所集體的墳墓。除夕之前一日，敵人自視死傷過重，前左右三面既爲我軍的火口所狂吞，後面又是滔滔不絕的大龍河，頂上還有美機所播散的彈雨，只能以一死相逃避。當我步兵勇士提着衝鋒鎗挺進的時候，敵人陣地內一聲聲爆炸，大多數敵人已橫屍在工事裏，化作胡康河谷之露！現在經掃除的戰場，發現敵屍已達一百四十二具，裏面包括這方面的指揮官管尾少佐，以及大隊指揮所的軍官六員，奪獲重機鎗三挺，步鎗七十一枝，指揮刀三把。盟軍軍官參觀戰場後，亦復嘆爲森林攻守戰的傑構。

歲序更新，我重繼續渡河攻擊。戰士們俯視大龍河澄清的河水，洗去了面上的征塵，忘却了兩月以來的疲勞；並且慶幸愈前進一步，便愈近國門一步。

河東依舊是仰不見天日的叢林。深林裏面，又蜷曲着數不清的溪流。敵人從臨濱于邦至此，幾次攻防，已經精疲力盡，神經上更受着無限痛苦的打擊。沿途退却，早已士無鬥志。一月十三日，兩岸各據點完全被我肅清，敵人散佈于各處的屍體，經我掩埋隊收集達四十餘具，河中流水，河上沙洲，和河岸青草處處都是殷紅血跡。

十四日和十六日，我軍佔領大堡家和喬家兩村落，預期敵人堅強的抵抗，也不見踪影。因爲我軍處處掌握着主動，所以無往而不利。十七日我李支隊出現于敵人的左側背孟養河畔，敵人曾抽兵與我在兩岸血戰三晝夜，支隊殲敵百餘，仍然持續前進。

截至現在爲止，大奈河畔的戰略要點太柏家已被我軍佔領一部份；二十日夜敵以舢板向南退却，遭我輕重兵器奇襲，大多數渡河器材都破擊中倒翻河中。太柏家是一年以來敵軍輸送補給的要點。鹵獲的敵件中也明確的說明敵人準備輸送重砲兵至此作戰。但是現在形勢很顯然，這座拉加村的命運將決定于這數日之內。

大洛的奇襲

在新卅八師主力部隊的攻擊將要明朗化的時候，新廿二師六十五團銜着同一重要的任務，去收拾大洛谷地的敵人。這時候大洛的敵人正向拉家蘇仰攻不下。團長傅宗良決沿更的宛河左岸直趨大洛的側背，這是危險，艱難，但是爽颯的戰術。

部隊渡河之後，找不到地圖上所有的點綫路。土人說：五年以來沒有人走過這裏。奇襲隊就偏要做五年不來的訪客！他們以快刀利斧在密密的叢林裏開路前進。蘆葦，紅藤，和縱橫交錯的枝桿逐段肅清，但是部隊窮一日之力，只能行進兩三哩。

萬一行進方向錯誤？過早被敵人發現？遭遇敵人伏擊？森林裏面入暮迅速，煙雲飄渺，虎嘯猿啼，處處刻畫着野人山上的惆悵。我縱隊在無限淒涼的條件下前進。第七日，前衛首先發現獵物，這一週的辛苦摸索總算得了相當代價！

第一批獵物是敵軍一小隊，正在河曲處構築工事，我軍滲透至敵軍的側背，然後四面合擊。這一場戰鬥，只殺得敵人遁逃無處，戰鬥不過幾小時，敵人無一生還，陣地轉趨沉寂。我忠勇將士們檢視戰場，雖然手足面部都為幾日沿路的蘆葦碎石尖刺割傷，現在他們都浴浴在殺敵的壯快裏，不知道尙置身于野人山上！

敵人前哨既被殲滅，部隊長欣喜無似，雖然企圖已被敵人發現，以後已進至較有利的地形，俯覽谷地，不過六七英里。爲了戒備敵人的埋伏，縱隊還是周密而謹慎的蠕蠕前進。一月十七日敵人由大洛派遣一縱隊北上，這第二批獵物，包含步兵兩中隊，重機關鎗四挺，迫擊砲和山礮各兩門。在敵人的夢想，前哨小隊總還可以獨立作戰到若干時候。不料剛至百賊河南岸，就已進入六十五團的天羅地網。我縱隊長眼見這麼肥碩的獵品一頭頭進入陷阱，驚喜得要在樹葉上掉下眼淚。這次廝殺經我軍拾起的敵屍已達一百八十二具。罄其所有的輕重機鎗四挺，都依次在「該團戰利品清冊」上簽過到。七五榴彈砲兩門雖經敵人推入河中，現在經我重撈獲一門，並且這次戰役中我軍只傷亡十餘人，爲前所未聞的紀錄。聯絡官聞訊，

不住的撓起大拇指向我軍兵叫「頂好，頂頂好！」

現在奇襲縱隊已經改奇襲爲強襲，正在走下山坡準備突入睽隔經年的大洛村。敵人橫綫已被截斷，我軍官兵的自信心極高。回憶當由緬甸退却時我們在這個村莊內接過投糧，又在那處渡口撐過渡船，現在一一都在山下，但是今昔的心情相比，我們是如何勝過前年！

緬北戰鬥

緬北戰鬥，是國軍二次入緬的序戰；以後真面目的戰鬥還要千百倍劇烈于今日。但是我們有充分的自信，我們一定能夠幹得很好。過去我們在報章雜誌上，在演講辭上，發表多少次，只要我們有飛機大砲，我們可以迅速的打敗敵人。今日我們已經拿出事實上的例證，足見以前的論斷確切不虛。

我們的指揮官隨時專注攻擊與主動，我們的士兵相信森林戰的能手是我們自己而不是敵人，我們的聯絡交通比敵人方便，我們的補給比敵人完滿……凡是從前敵優我劣的地方，都反了一過面。從今以後，可以讓敵人細細咀嚼兵器落後的滋味。

但是我們也要感謝盟軍官兵，以上各戰鬥裏，他們無役不從。他們飛着「海鯨」和「鯊魚」，他們不僅協同作戰，而且將我受傷將士運返後方，在我軍士氣上予以莫大的支持。

那些辛勤開路的工兵，那些籌辦後方補給的人員，以及各野戰醫院與後方醫院的軍醫與護士，都不僅能以一聲「多謝」道盡我們心上的感意。沒有他們的互助，不能開放這朵同盟合作的奇葩。

(三十三年一月卅日)(二月廿一日大公報)

孟關之捷

二月十六日

二月十六日午夜，胡康河谷的叢林上罩着一重薄霧，布朗河北岸的健兒已經涉入冷澈筋骨的河水，進行着一處局部的包圍；太柏家東西，砲聲斷續不已。這時候月落星稀，夜涼如浸。××部隊的指揮所自部隊長以至幕僚，正在圍着煤油燈四週，不時用紅藍鉛筆在軍用地圖上畫着……。

大家的注意力集中于日文翻譯官。這位二十五歲的青年，戴着高度近視眼鏡，一手撫着額頭短髮，一手正在彈藥箱上執筆疾書。現在他的工作是翻譯一份敵件。過去留學東京的七年內，他已經把滿紙的假名弄得爛熟；所以，現在他毫不費力的工作着，一轉眼間，已經寫下了一大篇：

「師團以殲敵于孟關附近之目的，決將主力轉移至孟關以南……」

部隊長默然無語，四個月的疲勞已使他消瘦了很多；加以最近立誓孟關不剃鬚，弄得滿臉于思于思。但是今夜滿眶紅絲的眼睛裏閃耀着一種說不出的喜悅。于邦，臨濱，太柏家，孟養河，多少次的攻堅守險，多少鮮血熱汗，這些勞力終于沒有白費，明天天明之後，就是我們收穫的時候到了。

他輕輕噓了一口氣，在一角燃着一枝香煙，計劃着明天，想象着後天……。幕僚們依舊在工作着。

日文翻譯官首先打破這一團人的靜肅，「這裏有一點看不懂，甚麼長久部隊要佔領檳榔陣地……。」

情報參謀走上去：「沒有甚麼，這是他們的鬼把戲，你就寫第五十六聯隊應佔領腰邦卡之綫。——或者你就照原文寫，我們都看得懂。」

他們一直工作到午夜二時，地圖上已經佈滿了隊標隊號。部隊長的決心早已安定了，「叫他們追擊——」然後手指按在圖上：「右側支隊迅速奪取這幾個制高點——通信補給的情形由幕僚長決定一下。現在敵人恐怕已經發覺我們拿到他的退却命令了；所以——一切要快。」

他們的動作是極盡其快：半小時內，部隊長的決心，幕僚長的要領，其他人員加入的細節，經過作戰參謀的手筆，已經變成了作戰命令。機器腳踏車上的排氣管突然勃勃作響，作戰命令已經隨着輪胎駛向第一綫去了。

部隊長已經回到吊床上去休息片刻，但是，煤油燈下還是有人在工作着。這件命令由日文翻成中文，又要由中文翻成英文，以便明天「鯊魚」和「海鯨」起飛的時候多點參考。現在我們可以聽到英文翻譯官的打字機很清脆的連放，和他們在燈下的對話，「這旅團長相田俊二，日本音怎麼讀法？」

「愛達長幾——」日本翻譯官慢慢唸着，又在拍紙簿上用大草畫着：「AIDA—JUNJI」
「日本鬼子真愛找麻煩，明明寫着相田俊二，又要唸甚麼愛達長幾——」英文翻譯官一面發牢騷，一面照着拍紙簿上的幾個字母向打字機鑰上使勁的戳着。

可是他不知道五英里以內，叢林的另一角內相田俊二旅團長正在發脾氣：「馬鹿夜郎，要你們將校傳令也會失蹤！」

月亮又隱起來了，××指揮所靜寂了沒有多少時候，電話鈴子又響起來了，這次是部隊長在講話，部隊長在吊床上接到第一綫的電話：

「喂喂！是的……我是三八七……喂喂！」

傳達排的機器腳踏車已經回來，正在向哨所衛兵發出暗號。

二月二十日

二月二十日午後，天氣燥熱，氣壓很低，一片片烏雲在枝葉空隙裏飛過去。大奈河通棕那卡的公路上特別有一種陰鬱沈悶之感，久經戰場的戰士知道這是慘烈戰鬥的徵兆。但是，雖然如此，戰士們的心情依舊是輕鬆的。公路左側的蘆草一動，可以聽到上等兵李明和的低聲自語：

「他媽的，又是他媽的乾螞蝗……」

周自成回過頭去，看到李明和的左褲腳上血紅了一大塊；一條肥珠珠的乾螞蝗，肚子裏脹飽了血。李明和愈是用手亂爬，螞蝗把頭尾的吸盤釘得愈緊，血仍舊不停的放出去。

「不要揣嗎，越揣越緊……」周自成把李明和的手拿開，右手抽空對着螞蝗上猛力一打，螞蝗的頭尾一鬆，就掉在地上。

血仍舊在流，李明和也不管，翻開地上的亂草找住螞蝗，用皮鞋一陣亂擦。螞蝗看不見了，蘆草倒了一大堆。

「踩沒用場，……你把他燒成灰，擺在瓦片上露一晚，隔天起早一看他又活了。」周自成說着，一面把鋼盔取下來擺在膝蓋上，就率性把話匣子打開：

「那天我在那頭打死那個日本軍官，那螞蝗才兇，看到人攏都攏了，動又不敢動……」
「你還講，你爲甚麼要把他打死呢？要是我就要捉活的……。」

「哪樣不啊！我走到他後頭用刺刀對準他，用東洋話喊（口散司洛），他就摸手鎗。我想一鎗打到他肩膀上，沒打得好，把胸膊打穿了，才攏個樣子死了嗎……。」

李明和看他敘述得令人發笑，學着他的川話問：

「你又攏個樣子曉得他有退却命令呢？」

「我也不曉得啥子退却命令。我一摸，身上還有兩張東洋票子，三張紙。我把他屍身往樹林裏一拖，拿着手鎗，他的東洋帽和那幾張紙就跑回來。後來連長說別的不要緊。那三張紙倒是敵人的一道退却命令。說我有功，要報到上頭替我請一個牌牌。幾張東洋票子倒拿兩個白美硬是要去耍去了，我也不管……。」（註一）

李明和逗着他問：「銅牌牌有啥子用場啲！打仗也不能掛。還是要連長幫你請五十個盧比倒可以買個手錶……。」

周自成沒有回答，並且慌手慌腳的把鋼盔戴了起來。

李明和回頭一看，後面草裏面排長來了，馬上把頭低下。

排長把手裏的小樹枝在周自成的鋼盔上輕輕的敲着，一面說：「真是丫亞無，敵人把你們抬去了你們還不知道。」

周和李都把頭更低下去了，但是排長並沒有繼續責備。

「現在告訴你們：敵人馬上就要向孟關退却，我們在這一路埋伏，就是要斷絕敵人的交通，儘量的不讓他們回去，也不讓他增援上來。我們可能對兩面射擊，現在你們再不准談話；留心看第三班在那大樹上拉的那根藤。如果發現藤向左右移動，就是發現了敵人，各人做預備放的姿勢——但是還不要射擊，看到我的信號鎗打綠色照明彈，大家才開始射擊。你們不要隨便跑出去，或者姿勢太高，恐怕妨礙樹上的射手……」

排長向第一班那邊去了。

不知道甚麼時候，烏雲上面開出一個洞，洞口照出來一綫陽光。樹枝上透過來一陣輕風，帶着樹葉清香，林子裏面只有鳥啼，人都屏息着呼吸。

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了。

李明和有點睡意。——但是，現在公路北端發現馬蹄的聲音，又好像沒有，又有了，好像是去的聲音，結果還是向這邊走過來的。李明和回頭一看，青藤已經開始動了，他趕快打開衝鋒鎗上的保險機，周自成已經拿出跪射預備的姿勢，而且閉上了左眼。